



## 我的清华故事

○冯 恕（1960届土建）

我的父亲冯宝龄先生是国内最早的钢结构专家之一。他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，又赴美国康纳尔大学获硕士学位，在美国桥梁公司工作三年，后回上海报效祖国。回国后他作为上海工程师学会会长，创造性地完成了广州中山纪念堂、上海外滩中国银行、老广州桥、上海发电厂等重大工程的结构设计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为了抢修上海所有被炸的电厂，尽早恢复生产，他抱病白天冒着危险去现场勘查，夜晚审查图纸直到凌晨，他严谨的工作作风影响了我的一生。

1955年，我于上海第三女子中学毕业后，也立志从事祖国建设事业，决定离开上海报考清华大学工民建专业，最终如愿以偿。入学后，我用心努力学习，丝毫不敢松懈，大一期末考试11门课全是5分。



房01班同学合影（1961年1月），右6为作者冯恕

记得刚进清华后，新生聚集在大礼堂，由著名的马约翰教授作报告，强调体育锻炼的重要性，学校提出“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”的口号。接着学校公布评选“先进集体”基本条例，其一是全班同学必须百分百通过“劳卫制”。对从没跑过100米的我，实在难以达标。后经校医院检查，我有“心动过速”症状，遂转入“体弱班”。这样，房01班就被评为了先进集体。

从我们这一届开始，国家发的每月伙食标准是12.5元，对我这南方学生而言还可以适应。1959年开始国家经济困难，炊事员还搞了“粗粮细做”。开饭时，同学在食堂门口打着竹板唱快板，有一句记忆很深：“窝头里面还有枣！”之后，情况每况愈下，全班定量最低的是21斤，同学们戏称“大木桶里的稀饭能养鱼”，一个窝头切两半，喝的汤是稍有咸味的，水面只飘着几片菜叶。不久后，部分同学开始浮肿，校医院给的药仅是一袋糠。为了减少能量损失，学校规定学生下午不准学习工作，一律在宿舍床上“躺平”。

到毕业设计时，系领导提出土建系毕业设计要真刀真枪搞创新性的题目。于是我分配到“三峡升船机组”项目，任务是设计能装万吨轮和水的船箱，以及能起吊装船箱的高200米的排架方案。设计室的窗户用报纸遮住，设计组讨论的内容严格保密不得外传。后因没有任何供参考的



冯恕（左）与同学罗淑媛（中）、吴小平在清华西湖游泳池边

文字、图片或图纸，认为是不适合作为学生毕业设计的课题，“地下铁”和“升船机”两个课题组都下马了。我转到了“主楼组”继续做毕业设计，完成了曲面车道设计。主楼原设计为14层，是边设计、边施工，此时基础已经完成施工，但由于国家正面临自然灾害，经济万分困难，主楼必须更改成9层，修改图纸时还要为日后加层做预留设计，我就参加了修改设计的任务。

由于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，需要用时较长，教育部特批我们这届学制改成五年半，即到1961年2月才毕业。

工作后，我收到过清华寄来的一张证明，上面写着：“因工作需要，而不是个人原因推迟毕业，按1960年毕业。”

最后一个学期工作分配时，大家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到边疆去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！负责分配的辅导员找每个同学谈话，明确分配原则是清华毕业生要支援全国建设，不留校，不留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。同学们被分配

到了天南地北祖国各地：新疆、甘肃、青海、黑龙江、云南，等等。我被分配到了江西，而刚好由中央支援地方工作的姐姐和姐夫也来到江西，在陌生地方能有家人陪伴，之前的种种不安一扫而光。

毕业离校前一晚，在西大饭厅，蒋南翔校长请全体毕业生就餐。每八个同学围站一桌，两瓶酒八个菜管饱。那时交通不便，同学们意识到明天过后将各奔东西，怕是再难相见，经过五六年各种欢乐和磨难沉淀下来的深厚友谊实在难以割舍，同学们用尽力气互相拥抱着、哭笑着，语无伦次地诉说种种过往和不舍，互相祝福，连校长嘱咐讲话都错过了。

大学分配后离校，我到江西省人事厅报到，后被分到江西工学院任教。这是一所1958年新成立的大学，95%的青年教师来自各重点大学，业务上各显神通。我明白作为教师的清华人该怎么做，因此努力地成为一名敬业、踏实、教书育人的好老师，多次被评为“优秀教师”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江西的大部分老师被



房0班毕业合影（1961年1月）

下放农村插队落户劳动，这彻底改变了我的平静生活，对在优裕环境中长大的我，有许多困难需要自己去克服。记得我住进了没有门窗的黑房间，霉味扑鼻，昏暗的光线下还看到了蛇蜕的壳。水要自己挑，菜靠自己种，还要下到冰冷刺骨的田里插秧。小腿上曾被叮着四条蚂蟥，脚边是一滩血……但是，这也成为让我内心变得强大的宝贵的人生经历。

江西省人才缺乏，这是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。分散在江西各地的清华人，具有特殊的内在凝聚力，大家迫切希望成立江西清华校友会。经过一番曲折争取，校友会终于在1984年成立。我参与了前期筹备工作，并担任副会长，有机会服务江西校友。

在江西校友会支持下，1981级校友黄代放师弟辞职下海，成立江西泰豪集团。其后的几十年，黄代放作为技术型领导经营得当，带领企业发展成江西成功的民营上市公司。1993年，南昌大学从清华聘请了德高望重的江西籍潘际銮院士来任校长，校友会充分动员力量，切实有效地支持了潘校长的工作。1994年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方惠坚专程到南昌视察，充分肯定了校友会的业绩。

1984年，我还积极参与成立了江西省力学学会。这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工作，我全身心地投入，并担任了秘书长。学会理事会破例聘请我连任四届秘书长，将全省的力学工作者组织起来，加强学术交流，承办全国性的力学会议，推荐并为优秀人才出国深造创造条件。此后又牵头成立了建筑设计事务所，接项目，搞创收，为理事会以及公益活动提供了资金保障。江西省力学学会和我本人连续被中国力学学会及江西省科协评为“先进学会”和“先进



冯恕学长与儿子徐慷参加珠海校友会活动，参观唐国安纪念馆

学会工作者”。

1998年退休后，我受聘从事工程技术管理工作，直到2010年第二次退休。特别荣幸的是，我有机会参加了国家大剧院穹顶的设计和建设。所以说，我可以骄傲地向母校报告：我做到了“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”！

我的家庭与清华渊源颇深。我的太外公徐润先生和第一批留美幼童组织者容闳是珠海同乡好友，他们共同投身洋务运动。他热心帮助容闳挑选赴美幼童，并且慷慨解囊为学童提供赴美担保。清华首任校长唐国安先生也因此踏上赴美留学的道路。

我是1961年春天毕业离开清华园的。而今，我女儿徐悦已经在清华土木系工作二十多年了。儿子徐慷和儿媳贺小平在清华土木系金属结构课题组读研，分别于2007、2008年毕业，如今都在珠海工作。我的外孙女诸禹圻结束英国爱丁堡的学业回国，目前就读于清华建筑学院风景园林专业，是博士二年级学生。我的家庭可以说是三代清华人，作为老学长，我希望他们恪守校训，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，都争取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。